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70n1381

破菴祖先禪師語錄

(參學) 圓照等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No. 1381-A 破菴語錄序
  - 目錄
  - 夔府臥龍山咸平禪院語錄
  - 平江府秀峰禪院語錄
  - 臨安府廣壽慧雲禪寺語錄
  - 平江府穹窿山福臻禪院語錄
  - 湖州鳳山資福禪寺語錄
  - 秉拂
  - 普說
  - 法語
    - 示誼禪人
    - 與戢菴居士張御帶
    - 示辯禪人
    - 示崑山虐堂[(厂@((既-旡)-日+口))*頁]居士
    - 示寫法華經求僧行者
    - 栢堂劉居士持大慧禪師與成節使法語復藏寶光塔求跋
  - 偈讚
    - 達磨(已下讚偈)
    - 六祖
    - 臨濟
    - 布袋
    - 定光
    - 戢菴居士請贊濟顛
    - 周正字請贊　亡母宜人王氏真
    - 戢菴居士持壽像求讚
    - 性長老寫師真請贊
    - 本禪人請贊
    - 禪人請讚
    - 寄蔣山如一翁
    - 寄王承務
    - 送虎丘首座住菴
    - 示禪人寫華嚴經

        - 示楞嚴座主
        - 示南華行者
        - 自詒
        - 真上人秉炬
        - 初上人撒骨
        - 然藏主撒骨
        - 穎菴主撒骨
    - No．1381-B 行狀
    - No．1381-C 後跋
- 卷目次
  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1381-A 破菴語錄序

佛祖正法眼藏，初不可傳，可傳者筌蹄耳。然而師承真正，根蒂分明，則有言無言，無非正法。凡所以發揚祖道，開示後學，使人因指見月，其可無傳乎？先破菴老和尚九坐道場，說無義語，壁立千仞，峭絕巉巖。售用縱橫，打破密菴窠窟；行持高峻，遠紹佛果家風。正令全提，諸方風靡；大機密用，外道潛蹤。獨運本分鑪錘，烹鍊幾多禪衲？近世宗師，如公無幾。

嗚呼！當此法弱魔強之際，倚公一柱以障頹瀾，今其已矣，後學將安仰乎？予雖未識師顏，而書問往來，商訂是事，千里同風，固若符契。

今侍者圓照，編次法語，求序板行。三復玩味，非惟如已識面，又得其心。乃知破菴老人，有不亡在。續佛慧命，非在斯文乎。學道高人，要須具眼。

嘉定壬申孟夏　浩齋居士　楊子　謹書

No. 1381

破菴和尚語錄

目錄

序文(楊浩齋)
夔府臥龍山咸平禪院語錄
平江府秀峰禪院語錄
臨安府廣壽慧雲禪院語錄
平江府穹窿山福臻禪院語錄
湖州府鳳山資福禪院語錄
秉拂
普說
法語
偈讚
行狀(附)
跋(福臻法姪道巖)

夔府臥龍山咸平禪院語錄

參學比丘　圓照等　編

入院，指三門。此箇大解脫門，是離見超情、無欲無依底人之所住處。咄！且居門外。
指法座：諸法空為座處，此為說法。乃云：也要頭上安頭。便陞座，遂拈香云：此一瓣香，恭為今上皇帝祝延聖壽，萬歲萬歲萬萬歲，恭願聖明逾日月，睿算等乾坤。
又云：此一瓣香，奉為判府安撫太中洎合府尊官，伏願永佐明君，長居祿位。復拈香，顧視大眾，云：還知落處麼？劫石固來終有壞，此心毒恨恨難忘。奉為見住明州天童景德禪寺密菴大和尚，以醻法乳。遂就座，云：善舞太阿劒，必無傷手厄；能捋猛虎鬚，須有轉身策。莫有不傷鋒犯手底麼？
僧問：衣盂昔日親傳得，籍籍聲名冠四川。無限人天俱側耳，請師一句祝堯年。
師云：巫山十二峯。
進云：皇圖祝贊人皆委，使旆臨筵事若何？
師云：清風來未休。
進云：伯牙不遇子期老，高韻那能徧九垓？
師云：塞斷耳根。
進云：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，黃梅因什麼半夜傳衣？
師云：一時不著便。
進云：既有七百高僧，為什麼衣鉢分付盧行者？
師云：多少人眼熱。
進云：明上座趁到大庾嶺頭，為什麼提掇不起？
師云：非但明上座。
進云：明上座道：某甲不為衣來，特為法來，乞行者指示。此意如何？
師云：未是好心。
進云：只如行者道：不思善，不思惡。正恁麼時，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明便悟去，還端的也無？
師云：三生六十劫。
進云：見月休觀指，歸家罷問程。
師應聲云：如何是你家？僧禮拜。
師云：却也相似。乃云：霧鎖長空，風生大野，韶光溢目，萬彙敷榮，罷遊百城，直登寶所。是故道：我本無心，有所希求。今此寶藏自然而至，上是天、下是地，且道寶藏在什麼處？這裏見得，便見判府安撫秉造化權、持公正論，向毛錐子上點出住山鈯斧，直得有眼者見、有耳者聞，聞見歷然，以何為驗？以主丈卓云：欲明少室無私句，便是黃堂利物心。

復舉：麻谷問臨濟：大悲千手眼，那箇是正眼？濟云：大悲千手眼，那箇是正眼？谷拽濟下禪床却坐，濟近前云：不審。谷擬議，濟却拽谷下禪床却坐，谷拂袖便出。
師云：二大老機如掣雷，眼似流星，未免被傍觀覷破。且道誰是傍觀者？良久，云：久立尊官，伏惟珍重。
謝知事頭首上堂：扶持臨濟正法眼，出手還它勇毅人。利物應機全體用，叢林又見一番新。
上堂，舉：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。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。光境俱忘，復是何物？
師云：先聖一期慈悲，未免拖泥帶水。臥龍即不然，光境俱忘，切忌喚鐘作甕。
上堂。隔山見煙，便知是火；隔墻見角，便知是牛。乃拈拄杖云：這箇不隔一絲毫，必竟喚作什麼？有時倚向古屏畔，任使丹青入畫圖。
密菴訃音至，上堂：客從南方來，報我天童老，撞破太虛空，全身入荒艸。而今子細思量，令人哭不成哭、笑不成笑，寥寥目斷千峯曉。
解夏，小參。未離兜率，已降王宮；未出母胎，度人已畢。已是起模畫樣了也，那堪乘日輪香象示生王宮？半夜逾城，六年苦行，至於布漫天網、垂萬里鈎，打鳳羅龍，隨方任器，如印傳印、似空藏空，全提本地風光，揭示正法眼藏，大似傍若無人，至令守株待兔之流以為實然，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。利根上智之士，終不向裏許咂嗽滋味、求覓解會，進前退後、持擇論量，向上向下盡底踏翻，赤手拏空，羅籠不住、呼喚不回，簸土撮塵、飛星撒火，覓冤覓讎猶未能髣髴。豈不見道：玄門無法，不立紀綱；若欲討尋，聲前薦取。見今三期告滿，九十日中坐臥經行克念修證，修證已畢、梵行已立，且作麼生說箇聲前薦取底道理？堪羨一堂無事客，臥雲深處不朝天。
復舉：金峰問僧：你還知金峰一句子麼？僧云：知來久矣。峰云：作麼生？僧便喝云：金峰一句子，今日百雜碎。金峰云：稍曾問人，就中閣梨門風峭峻。僧云：不可要人檢點。峰云：真鍮不博金。後來圓悟道：金峰拖泥，這僧涉水。雖然末後殷懃，未免當頭蹉過。
師云：山潤石含玉，林秀淵藏珠，珠玉兩交輝，情窮意難極。因甚却道當頭蹉過？路遙知馬力，歲久見人心。
上堂：一夏九十日，今朝喜告畢。二千年前事，切忌更尋覓。
上堂，舉：紫胡和尚中夜於僧堂前高聲云：捉賊！捉賊！眾皆驚起，胡乃擭住一僧云：捉得也！捉得也！僧云：不是某甲。胡云：

是即是，只是不肯承當。
師拈云：紫胡只知驚羣動眾，賣峭誇俊，不顧傍觀，自招其咎。何故？誣人之罪，以罪加之。
上堂：德山棒起模畫樣，臨濟喝翻成忉怛。堪笑無位真人，出入面門，失却多年破襪。
上堂，舉：僧問嵓頭：路逢猛虎時如何？頭云：拶。
師云：嵓頭一拶，虛空迸裂。父子不傳，神仙祕訣。
上堂，舉：藥山久不上堂，院主白云：大眾久思法要。山云：撞鐘著。眾纔集，山便歸方丈，院主隨至方丈，云：和尚許為大眾說法，何得一詞不措？山云：經有經師，論有論師，爭恠得老僧？
師云：藥山徑歸方丈，却似箇好人，只被院主隨後輕輕一捏，便見忘前失後。
上堂：暑威尚熾，喜見新秋。潘浪倒騎驢子，梵志翻著襪頭。堪悲堪笑，自唱自酬。有時乘好月，特地過滄洲。
上堂。大家共住喫莖虀，熟煑爛炊，麤飡易飽，細嚼難飢，冷淡沒滋味，從來少人知。拍膝一下，云：此意明明說向誰？
上堂，舉：僧問古德：萬境來侵時如何？德云：坐却著。
師云：古德雖是鐵作脊梁，未免費力。或有問：臥龍萬境來侵時如何？只向道：見恠不恠，其恠自壞。
上堂。今朝又見開爐，浩浩諸方煖熱。臥龍冷落門庭，也要人前細說。夜靜更闌炭也無，衲衣破處氷侵骨。

平江府秀峰禪院語錄

參學　圓照等　編

上堂，舉古人道：楊岐乍住屋壁疎，滿堂盡布雪珍珠。縮却項，暗嗟吁，翻憶古人樹下居。
師云：楊岐鬪勝不鬪劣，秀峰鬪劣不鬪勝。秀峰乍住沒親疎，箇箇盡懷滄海珠，滿眼湖山看不足，釋迦彌勒是他奴。
謝故舊相訪。上堂：撞著道伴交肩過，一生參學事畢。
師云：先聖恁麼道，也似平地陷人，撞著道伴交肩過，正落曹溪第二機。拍禪床，云：不是苦心人不知。
上堂，舉密菴先師道：有問冬來事，京師出大黃。貪它一粒米，失却半年粮。
師云：秀峰不恁麼。有問冬來事，京師出大黃，只圖一粒米，却得百年粮。或被知事道：長老！長老！莫道百年粮，只得半年不少也得。只向他道：但辦肯心，必不相賺。

上堂：馬祖陞堂，百丈卷席。正令不行，拗曲作直。還知雪竇老人落處麼？少林幾坐花木落，庾嶺獨行天地寬。
上堂，舉：汾陽道：識得拄杖，參學事畢。泐潭澄云：識得拄杖，入地獄如箭。
師云：識得拄杖，且拈靠壁。
歲夜，小參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大丈大兒當自由，掃蕩從前知解，掀翻路布葛藤。己靈不重，聖亦不求，無依無欲，無喜無憂，一向恁麼冷啾啾、徒悠悠，不如據見定向平田淺艸拋三放兩，且任隨流入流，而況否極泰來，春風滿野，韶光溢目，萬彙發輝，拍拍是令，物物惟新。達磨九年面壁搏量未就，至今厥疾弗瘳；臨濟雖具隻眼，等閒未可同謀。惟有主丈子卓一下，云：有來由，氣憤憤，布縵天網，垂萬里鈎，羅龍打鳳，拳踢相酬，彼彼分緇定素，只貴知慚識羞。為什麼如此？大海若知足，百川應倒流。
復舉：睡龍和尚一日上堂，拈起拄杖云：二十年住山，全得者箇氣力。時有僧問：和尚得它什麼力？龍云：過溪過嶺，東拄西拄。後招慶聞，云：我則不恁麼道。僧云：和尚作麼生道？慶將杖下地拄行。
師云：睡龍好條拄杖，可惜龍頭蛇尾，更得招慶隨後打摟[打-丁+敕]，大似畫虎添斑。當時待它道：和尚得它什麼力？拈拄杖便擲，管取拏雲攫霧。
上堂。向上向下，全提半提，風行艸偃，斗轉星移，總是諸方普請邊事。秀峰箇裏只是多年上大人丘乙己，拈起則乾坤失色，放下則瓦礫生光，不拈不放又作麼生？卓拄杖，下座。
上堂：首夏初臨，薰風乍扇。急景如梭，萬化千變。惟有拄杖子，黑輪皴，沒思算。解道厨庫揖僧堂，三門朝佛殿。
密菴忌辰燒香。箇尊慈，不賭是。挨著便捏，靠著便諱。鬼面神頭，不容擬議。我昔被渠鈍置，至今怨入骨髓。此怨難雪，此恨難洗。以手加額云：南無真本福州。唵蘇嚕悉哩。
上堂。身口意清淨。是名佛出世。身口意不淨。是名佛滅度。如是則九旬禁足。三月護生。盡是無風起浪。剜肉作瘡。更言過去心不可得。見在心不可得。未來心不可得。何異釘椿搖櫓。總不恁麼蝦跳。何曾出得斗。豈不見靈山會上。廣額屠兒。放下屠刀。大肆八體。道我是千佛一數。若過秀峰。且居門外。自餘一釋迦。二元和。三佛陀。當甚埡墶丘。拍膝一下。
聖節，上堂。祖道綿綿，王道平平。同歌舜日，共樂堯年。道貫無邊剎境，德合一統乾坤。且林下道人以何報稱？遂起身，云：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。

開爐上堂，舉趙州道：我在南方行脚，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，未曾有人舉著。
師云：趙州老老大大，有年無德，殊不知火爐頭無賓主話，觸目發輝，聞見歷然，土曠人稀，相逢者少。
上堂。開口即錯，擬心即差，倒攜蒂帽，飜著襴衫。看看暮天欲雪，普請各宜照顧。且道照顧箇什麼？自云：照顧火燭。
上堂：要明此事，若言有道理也賺你，若言無道理也賺你，不有不無也賺你。何故？不是弄潮人，莫入洪波裏。
上堂：寒食清明節，韶光映林樾。壠上標墳人，眼中流出血。生滅本無蹤，時人當自決。君不見水潦曾經馬師踏，直至而今笑不徹。
上堂。今朝五月端午，不用書符呪語，只將者箇拄杖卓一下，云：用作降魔鐵杵。楚大夫活捉獰龍，張天師倒騎猛虎，觸翻東海鯉魚，直得傾盆下雨。
上堂：一夏九十日，今朝喜圓滿。拈得鞏縣茶甌，搥碎饒州礎椀。冷笑布袋，平欺懶瓚。天堂不拘，地獄不管。空腹高心擔片板，無端瞎却頂門眼。
謝藏主上堂，舉昔有一僧在藏殿裏坐，藏主見乃問云：上座何不看經？僧云：我不識字。主云：何不問人？僧乃緩緩起來，叉手問云：這箇是什麼字？主無語。
師云：從上佛祖遭這一問，也無啟口處，諸人還會麼？這僧問處，字義炳然，藏主無言，文不加點，還它老成人，扶持正法眼。
中秋，上堂。靈山話月，曹溪指月，玄沙已是嚼飯餧嬰孩，寒山子無端更道無物堪比倫，教我如何說？秀峰路見不平。卓拄杖，云：打破窠窟。

臨安府廣壽慧雲禪寺語錄

參學　圓照等　編

師在靈隱山受請，陞座云：釋迦掩室，已見譖訛；淨名杜詞，翻成狼籍。若非頂門眼正，何以辨明緇素？所以道：鏡無心而取像，妍醜自分；劒無意以求人，殺活自在。顯諸仁，藏諸用，其惟至理乎？便恁麼去，亦菴居士新建寶坊，永延慧命，饒益一切，可謂功不浪施。其或未然，但有路可上，更高人也行。
復舉：昔有一官人請米倉・保壽二人齋，官人云：請二人長老談論佛法。壽云：請米倉師兄長答話。倉便喝，壽云：未曾問著，喝箇什麼？倉云：猶嫌少在。壽却隨聲與一喝。

師云：二大老雖眼辨手親，爭奈箭鋒不相拄，直饒齊發齊中，向官人面前只成一場敗闕。且道官人具甚眼目？慣從五鳳樓前過，手握金鞭賀太平。
入院陞座，拈香祝　聖罷，次拈香云：奉為建寺大檀越、亦菴居士，闔府貴眷增崇祿算。乃就座云：言無展事，語不投機，承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還有獨脫底麼？
僧問：破菴爐鞴諸方少，居士門庭八字開，等是靈山親授記，何妨握手笑咍咍？且道賓主相見合談何事？
師云：舌頭不出口。
進云：得聞於未聞也。
師云：聞底事作麼生？
進云：學人到這裏結舌有分。
師云：狼籍不少。
進云：昔日世尊布髮掩泥於然燈佛前，然燈指掩泥處云：此處好建一梵剎。此理如何？
師云：意在鈎頭。
進云：會中有賢于長者。以標插于指處，云：建梵剎已竟，又作麼生？
師云：大地震動。
進云：於是諸天散花贊嘆云：庶子有大智矣。又且如何？
師云：世情偏向富門多。
進云：只如今日亦菴居士建大寶坊，與賢于長者是同？是別？
師云：一會儼然。
進云：可謂古今無異路，達者共同途。
師云：重說偈言。僧禮拜。
師乃云：建法幢，立宗旨，明明佛勑曹溪是。敢問大眾：且道曹溪事作麼生？若向個裏知得，落著便見。亦菴居士建大寶坊，廣容佛子，俾一人人衣珠顯赫，照世明燈；一箇箇正眼豁開，昏衢巨燭。是謂勇義大丈夫，希有能難能之事。以此盡人子之義，造次必備；以此盡臣子之心，顛沛罔欺。夫是之謂躬行而不息，深入淨名不二者也。
復舉：適來禪客問布髮掩泥因緣，隨說偈云：插一莖艸建梵剎，畫出規模何太窄？爭似亦菴新建立，容盡十方雲水客。鷲嶺風高，少林月白，光明寂照遍河沙，萬古流輝有張拙。
當夜，小參。佛以一音演說法，眾生隨類各得解。敢問大眾：那個是一音所演底法？莫是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麼？莫是識得一，萬事畢麼？莫是一月普現一切水，一切水月一月攝麼？如斯理論，鄭州出曹門畢竟是那個一音？以拄杖卓一下，云：一音既演，直得三艸

二木．萬象森羅．情與無情隨其根性而得解脫。雖然如是，惟有拄杖子不在其數。為甚如此？遂卓一下，云：單重交折。
復舉：南泉示眾云：自小牧一頭水牯牛，擬向溪東牧，未免犯他國王水艸；擬向溪西牧，未免犯他國王水艸。不如隨分納些些，總不見得。
師云：山僧自小亦牧一頭水牯牛，也不向溪東牧，也不向溪西牧，也不隨分納些些，只是流行坎止，遇緣即宗，一任諸方檢責。
上堂：眼見色，耳聞聲，棒喝交馳，拖泥帶水，便恁麼太乖張。人貧智短，馬瘦毛長。
亦菴居士生日，上堂。佛語心為宗，無門為法門。入得無門之門，便見天無四壁、地絕八維，通上徹下，是箇微妙大解脫門，輝騰今古，迥絕見知，全提鷲嶺拈花，揭示西來密旨，津梁九有，利及四生，不歷化城，直登寶所。只如功勳不昧又且如何？朝廷有道青春好，門館無私白日閒。復說偈云：
鷓鴣啼處百花香，日暖風和春晝長。
昨夜虛空開口笑，祥光瑞氣滿華堂。
上堂：十方國土中，惟有一乘法。鬧市門頭，張三李四。東頭買賤，西頭賣貴。定盤星上秤來，未免七差八錯。廣壽長老贏得張口掛向壁角，從它露柱燈籠，打瓦鑽龜，搏量卜度，誰知笑倒黃幡綽。
上堂，舉：僧問洞山：天上無彌勒，地下無彌勒，什麼人與他安名立字？洞山云：老僧被上座一問，直得禪床震動。
師云：洞山老漢雖則口甜心苦，也是王小破艸鞋。或有人問廣壽：天上無彌勒，地下無彌勒，什麼人與他安名立字？只向他道：賊身已露。何故？萬里崖州未是遠。
結夏，上堂。二千年前公案，今朝重為提撕，同住大光明藏，無修．無證．無為，腦後依前欠一槌。
上堂。今朝五月端午節，千妖百恠盡消滅，艾虎桃符相耳語，搖頭不肯向人說。無端被者主杖子卓一下，云：對眾一時俱漏洩。復卓一下，云：只得一橛。
杖錫雲簷和尚至，上堂：曉來鵲噪一聲聲，象駕崢嶸喜見臨。欵聽琅琅終日語，異苗翻秀映叢林。
上堂，舉：普化云：明頭來，明頭打；暗頭來，暗頭打；四方八面來，連架打。臨濟令侍者去問云：總不恁麼來時如何？化云：明日大悲院裏有齋。
師云：者風顛漢不妨令人疑著，及至被人窮詰將來，却只道得箇羅齋打供，也似熟處難忘。若是廣壽即不然，待它道：總不恁麼來

時，如何便與攔胸？搦住，云：道！道！若是皮下有血，管取價增十倍。
密菴忌辰燒香。老漢從來拍盲偏笑，鼻直眼橫，大徹堂前落節，做出許多敗缺，累及平人，無處伸雪。閩蜀同風，有甚交涉？六月火燒空，由來未是熱，將此身心奉塵剎。
上堂：如是知，如是見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，早是不著便了也。當爐不避火，却須說破，免見遞相鈍置。
上堂。達磨西來事，今人謾度量，天河爭起浪，月桂不聞香。何也？見成公案，東山祖師漏逗不少。乃云：達磨西來事，今人謾度量，人貧智短，馬瘦毛長。何也？兵行詭道。
上堂。天氣或晴或雨，白雲乍卷乍舒。行脚漢奔南走北，似信不信；老臊胡游梁歷魏，似有似無。拍膝，云：劒閣路雖險，夜行人更多。
上堂，舉：教中道：於三七日中，思惟如是事，我寧不說法，疾入於涅槃。釋迦老子不知思惟箇什麼事，得恁麼難說？大眾！如是事實難說，今日分明為饒舌，夏有凉風冬有雪。
上堂：纔涉唇吻，便落言詮。不落言詮，即耽寂默。耽寂默則成謗，滯言詮則成誑。不誑不謗，拄杖子從頭說破。卓一下。
上堂，舉：有僧辭歸宗，宗云：向什麼處去？僧云：諸方學五味禪去。宗云：我這裏只有一味。僧云：如何是和尚此間一味禪？宗拈棒便打，僧云：會也，會也。宗云：試道看。僧擬開口，宗又打。師云：歸宗幸自好一味禪，無端傷鹽傷醋，却成五味了也。而今忽有人來辭去諸方學五味禪，只向他道：善為道路。若是箇漢，必然別有生涯。
上堂：老東山道：先入白雲門，次入白雲限。吞底栗蒲禪，喫底籼米飯。君子如到來，好好看方便。
師云：辦能開飯店，誰怕肚皮寬？說甚方便不方便？先入南湖門，次入南湖室，吞底熱鐵丸，喫底洋銅汁，本色人到來，沙糖更澆蜜。
上堂：諸法寂滅相，不可以言宣。拍膝一下，云：老來不著便，過犯已彌天。
珉講主請上堂，舉：良遂座主訪麻谷得旨後，歸謂眾云：諸人知處，良遂總知；良遂知處，諸人不知。
師云：諸人知處良遂知，良遂知處人不知。王維已死無人畫，留得青山對落暉。
上堂。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大丈夫兒當下便担，艸偃風行，崖崩石裂，廣壽長老贏得合掌，當胸道個菩薩摩訶薩。

聖節，上堂。堯仁廣被三千界，舜德長敷億萬年。珍重聖恩何以報？只憑一炷海檀煙。
冬節，上堂。僧問：昔日溈山問仰山：仲冬嚴寒年年事，晷運推移事若何？仰山近前叉手立。此意如何？
師云：點即不到。
溈云：情知你答者話不得。
師云：年老成魔。
進云：溈山復問香嚴：子又作麼生？嚴云：某偏答得者話。
師云：上頭上面得人憎。
溈山復舉前話，嚴亦近前叉手立，又作麼生？
師云：到即不點。
進云：溈山道：賴遇寂子不會。
師云：溈山恁麼道那？
進云：那裏是它不會處？
師云：莫瞌睡。
進云：一等是叉手近前，因甚肯箇不肯箇？
師云：果然瞌睡。
進云：溈山大似將錯就錯。
師云：甚處見溈山？
進云：終不隨人言語轉。
師云：你已被轉了。
進云：冬節已臨，和尚以何法示人？
師云：夜來菓子甚如法。
進云：一眾忻然去也。
師云：只是你不知慚愧。
僧云：為眾竭力，禍出私門。便禮拜。
師云：逃得火災，更防水厄。
復舉：僧問古德：如何是冬來事？德云：京師出大黃。
師云：有問冬來事，京師出大黃。漢家勳業在，樊噲與張良。
上堂，舉：教中道：生滅滅已，寂滅現前。大慧道：真生無可生，真滅無可滅。寂滅忽現前，蝦蟆吞却月。大眾不見道：驗人端的處，下口便知音。
退院，上堂：夤緣於此得安閑，屈指三年一瞬間。好是今朝乘快便，又携藜杖過它山。

平江府穹窿山福臻禪院語錄

參學　圓照等　編

指三門。常獨行，常獨步。咄！莫來攔我毬門路。
上堂。拈香祝　聖罷，斂衣就座，云：直指單傳，已成迂曲；明宗定旨，轉見周遮。便恁麼去，執之失度，必入邪路；放之自然，體無去住。當爐不避火，點出瑕玼，與他開山祖師相見去也。卓拄杖一下，云：萬疊湖山磨不盡，一天風月鎮長存。
上堂：百不知，百不會，似兀如癡，隨羣逐隊，誰云趙璧無瑕纇？
上堂，僧問：請和尚答話。
師云：天寒日短，兩人共一椀。
進云：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？
師云：逢人但恁麼舉。僧禮拜，歸眾。
師云：無端，無端。
復舉：大悲和尚，有僧問：請師便道。悲云：開口即錯。僧云：恁麼則真是學人師也。悲云：今日向弟子手中死。
師云：還知麼？甜瓜徹蒂甜，苦瓠連根苦。
上堂，舉：東山和尚道：如何是禪？閻浮樹在海南邊，近則不離方寸，遠則十萬八千。畢竟如何？禪！禪！
師云：穹窿也有箇道處。如何是禪？閻浮樹在海南邊，撐天拄地，拄地撐天，巧說不得，只要心傳。畢竟如何？禪，禪。
歲夜，小參。智慧弓，堅固箭，射破虛空成兩片，海門斜去兩三行，驚起暮天沙上鴈。牛頭沒，馬頭回，鐵壁銀山一撥開，上苑玉池方解凍，湖光瀲灩映崔嵬，却笑普通年遠事，不從葱嶺帶將來。有般漢便道：以指喻指，逐物却物，幽谷寒巖，春風徧野。是則是，斬新日月，特地乾坤，順朱填墨，且從你諸人七顛八倒。或若新故交參，倒轉律管，何以明辯？須知衲僧家拄杖頭上有回天轉地底生涯，不掛本來衣、不據空王殿，謗於佛、毀於法，不入眾數，過橋斷橋、得路塞路，誰問你七十三、八十四者也周由，也未是它棲泊處？只如金不博金、水不洗水，又且如何？任大也須從地起，更高爭柰有天何？
復舉：欽山問德山：天皇也恁麼道，龍潭也恁麼道，未審和尚作麼生道？山云：你試舉天皇．龍潭底看。欽擬議，山便打，欽被打下延壽堂云：是則是，打我忒煞。嵓頭云：你恁麼，他時不得道見德山來。後來雪竇道：欽山致箇問頭也甚奇特，爭奈龍頭蛇尾。當時待他道：試舉天皇．龍潭底看。以坐具便撼。大丈夫捋虎鬚不為分外，它既不能，可惜德山令行一半；令若盡行，雪峰．巖頭總是涅槃堂裏漢。
師云：大小雪竇錯下名言，若人知得落著，許他喫著大虫膽。
病起，上堂。臥病恰旬餘，氣力無一銖，皮穿筋骨露，勉強且支捂。無鹽無米，誰為分疎？拈起拄杖，云：拄杖子起來，呵呵大

笑。乃卓一下，瀉出百斛明珠，各請點檢倉庫，畢竟是有？是無？盡道：內空・外空・內外空・空空・大空・勝義空・有為空・無為空・畢竟空。山僧不免隨後念箇蘇嚕蘇嚕。
上堂，舉：教中道：假使滿世間，皆如舍利弗，盡思共度量，不能測佛智。且畢竟如何是佛智？乃云：雪子落紛紛，烏盆變白盆，忽然日頭出，依舊是烏盆。
上堂：十五日已前明似鏡，十五日已後黑如漆。正當十五日，又且如何？鶯遷喬木頻頻語，蝶戀芳叢對對飛。

湖州鳳山資福禪寺語錄

參學　圓照等　編

穹窿山受請，拈疏示眾云：一切數句非數句，與吾靈覺何交涉？字義炳然，當陽一決。
陞座，云：心鏡明，鑑無礙，豁然瑩徹周沙界，萬象森羅不覆藏，一顆圓光非內外。既非內外，則在彼在此初無間然，或去或留，寧存轍迹？住福臻則福臻長老，住鳳山則鳳山主人，任器方圓，無適不可。雖然恁麼，猶是順水張帆，諸方共用底。且道不墮格則一句作麼生道？不欲當頭便拈出，恐驚雲綻碧天寒。
入院，據方丈。大凡據此丈室，亡能所，滅影像，掃蕩情塵，不立窠臼，者裏還有與鳳山相見底麼？良久，云：比擬張麟，兔亦不遇。
陞座，祝聖罷，僧問：束三條篾，幾年簸土揚塵；皷兩片皮，不妨說青道黑。只如不落唇吻作麼生道？
師云：箭過新羅。
進云：直得鳳山作舞，霅水逆流。
師云：未是分外。
進云：如何是鳳山境？
師云：有山有水。
進云：如何是境中人？
師云：見面勝聞名。
只如人境歷然，主賓互換一句，如何通信？
師云：錦衣公子貴，林下野僧閑。
僧云：謝師答話。便禮拜。
師云：切忌錯流通。乃云：離相絕言之道，擬心即差，動念即隔。不擬心，不動念，直下見得徹去，便乃如龍得水，似虎靠山，高步毗盧頂，不稟釋迦文，一切處作殊勝因，一切處現奇特事，津梁九

有，利及四生，盡未來際，無有窮盡。正恁麼時，獨脫一句作麼生道？離相離名人不稟，吹毛用了急須磨。
復舉臨濟參黃檗佛法大意因緣，乃云：黃檗山頭喫棒，大愚肋下築拳，佛法的的大意，猶隔十萬八千。
為和王上堂，乃云：大人具大見，大智得大用。胸中懷六合，掌內握乾坤。致君為堯舜之君，使民為堯舜之民。地久天長，河清海晏。功業已著，勳德已成。紫綬金章，垂蔭後世。肅嚴梵宇，開大施門。運出家珍，永延佛子。成就無窮佛事，莊嚴萬古規模。是名特達大丈夫，能為世出世間希有事。便乃從無住本示有去來，於無去來示同生滅。且道具如是威猛作略底人，即今在什麼處？靈山有路平如砥，月戶無人冷似秋。復說頌云：
世出世間希有事，顯發須還過量人。
出沒卷舒驚世夢，蓬萊山色又重新。
上堂，舉圓悟祖師道：參禪參到無參處，參到無參始徹頭。後來水菴和尚道：參禪參到無參處，參到無參未徹頭。
師云：還見二大老節角處麼？星河秋一鴈，砧杵夜千家。
上堂，舉教中道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遂拈拄杖云：若道是有，心外有法。若道是無，心法不周。作麼生道得恰好？卓一下云：劒去久矣。
受密印師號，上堂：不坐空王殿，不掛本來衣。何須更恁麼，切忌未生時。又道：聖名凡號，盡是虛聲。殊相劣形，皆為幻色。一向恁麼，土曠人稀。順俗和光，聊通一線。某丘壑之姿，與艸木俱腐。豈謂堯天霈澤，霑溉衰殘。此乃觀使御帶，不忘付囑。遂致林下野人，有茲意外之遇。祇受之情，不勝感佩。復說偈云：
只箇垂垂白髮僧，一生兩度受　皇恩。
只憑少室無私句，地久天長祝　聖君。
中秋，上堂。天上月圓，人間月半，子細看來，從頭錯算。姮娥昨夜失金鍼，撼動玉樓尋不見。
上堂：不是心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忍俊不禁，為諸人做個瞥脫。卓拄杖一下：流水暗銷溪畔石，勸人除却是非難。
冬至，小參。宗乘一舉，三藏絕詮；祖令當行，十方坐斷。達磨大師眼空四海，踰海越漠，見他武帝，只道得箇廓然無聖；及至對朕者誰，却言不識。計窮力盡，打箇沒合，殺向少室峰前堆堆冷坐，知他是會不會？致令二祖隨後斷臂安心，依模脫殼。及乎勘證將來，却只禮三拜，依位而立，大似巧盡拙出。其餘德山棒・臨濟喝・俱胝豎指・祕魔擎叉，又何足較量？不見道：言跡之興，異途之所由生。若能向世界未立、佛祖未興已前著得眼去，方知道明暗交謝、寒暑迭遷，全提少室單傳，顯示自家風月，便見一陽來復，

萬彙發生，陰極陽升，氷生於水。且涉流轉物一句又且如何？東君漏洩陽和力，不萌枝上也抽條。
復舉德山小參不答話因緣，師云：德山老漢雖則全璧而歸，要且被新羅僧勘破。
冬節，上堂。節屆書雲，陰極陽升。冰河發焰，枯木抽英。惟有拄杖子，依舊黑輪皴。不遷不變，無辱無榮。卓一下，云：笑殺當年面壁人。
謝維那上堂，舉興化打克賓話，乃云：興化打克賓，猛虎驀腰騎，養子不及父，家門一世衰。
上堂：種種性相義，我及十方佛，乃能知是事。晝見日，夜見月，坐臥經行，曾無間歇。吽吽！有甚交涉？
歲旦，上堂。舊歲夜來去，去從何處去？新年今日來，來從何處來？既無來，又無去，鐵壁銀山成指注。卓拄杖，下座。
上堂：廣尋知見，猶如鏡裏求形；息念觀空，大似日中逃影。當此之時，如何即是？僧繇雖敏手，難邈志公真。
上堂，舉：先聖道：今古應無墜，分明在目前。片雲生晚谷，孤鶴下遙天。岸柳和煙綠，巖花帶雨鮮。無人知此意，令我憶南泉。且道他古人意作麼生？蒼竹掃簷碁局冷，野雲籠石衲衣寒。

秉拂

華藏首座寮解夏。以大圓覺為我伽藍，身心安居，平等性智，從四月十五日結也。十方世界，若艸若木．情與無情，盡向拂子頭上熏修練行，宴坐經行，婢視聲聞，奴呼菩薩，如今七月十五日解也。十方世界，若艸若木．情與無情，盡向拂子頭上，各各以所得所證法門．所修所行，行願遍布於微塵之中，而彼微塵之量亦不迫隘，饒益一切，各得其宜，直得小根小莖．小枝小葉．中根中莖．中枝中葉．大根大莖．大枝大葉，諸樹大小，隨上中下，各有所受，一雲所雨，稱其種性，而得生長。幸自可怜生，被憍陳如尊者起來兜一喝，便見三三兩兩把不定，不往河南，便往河北，不妨自由自在。驀然中路被人攔住道：只如萬里無寸艸處作麼生去？十箇有五雙，撈天摸地，直饒總道出門，便是艸也是蝦，跳不出斗。何故？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
復舉雲門大師道：盡乾坤大地天下，老和尚以拄杖畫一畫云：百雜碎。後來雪竇道：這老漢是則是，要且未有出身路。如今拄杖在雪竇手裏，乃橫按云：南北東西，甚處得來？
師云：二大老一條拄杖，縱奪可觀，大似字經三寫。秉拂上座，咬牙奮齒，敢道箇瞎。諸人若甘去，未必善因而招惡果。

靈巖首座寮結夏。聲前一句，靈山罔測其由；肘後一機，少室何曾夢見？便恁麼去，眼見色、耳聞聲又有什麼過？因甚雲門大師道：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。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，放下手却是饅頭。獨脫漢善其機、通其變，可以據菩薩乘、修寂滅行，於如來大光明藏三期之內、九十日中，披精進鎧、秉智慧弓、執堅固箭，入如來室、坐如來座，不離此座稱法界性，與山河大地、若艸若木．情與無情，異口同音演說摩訶衍法，離四句、絕百非，說情塵、沒窠臼，直得坐底．立底．說底．聽底，明明歷歷、寂寂惺惺，拄杖子忍俊不禁，眼笑眉垂，合掌贊善，只道得箇以大圓覺為我伽藍，身心安居，且從你諸人。驀拈拄杖卓一下，云：切忌喚作平等性智。復舉臨濟同普化赴齋，踢倒飯床因緣，拈云：二大老有撼動乾坤手段，喝散白雲意氣。雖然，世諦門中羅齋打供則無可不可，若是少室門風，未夢見在。

金山首座寮至節。出叢林，入保社，暑往寒來忘晝夜。面門捩轉越僧祇，方得名為觀自在。拈花特地乖張，面壁分明話墮。遠水不救近火，短綆那汲深泉。膏肓痛處著鍼，揑出從前鬱罅。臨濟問心黃檗，大愚薄處先穿。德山意氣洋洋，活浸龍潭死水。魯祖偏工面壁，空腹高心。趙州喚人喫茶，禮防君子。更說睦州擔版，到頭空過一生。至於雪老輥毬，千古為人笑具。總是揚聲止響，掩鼻偷香，弔影揚鞭，投崖寄帽，丁一卓二，當頭決斷，往事莫追。正當君子道長，小人道消，陰極陽升，冰生於水。曠達之士，自合乘時騰踏馬駒，崢嶸象駕。不見靈山會上廣額屠兒，放下屠刀，昂昂然道：我是千佛一數。且從你諸人飛星撒火，論量可上可下。只如興化被大覺道箇瞎漢，待卸下衲衣，痛與一頓，當下便明得臨濟當時在黃檗處喫痛棒底道理。却又如何？緇素。不是王維手，徒說繪丹青。

復舉：黃檗示眾云：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，恁麼行脚，何處有今日？還知大唐國裏無禪師麼？時有僧出云：只如諸方匡徒領眾又作麼生？檗云：不道無禪，只是無師。

師云：黃檗據閫外權，持不犯令，直得威風凜凜，韜略雙全，只被箇僧等閒一拶，便見和身放倒。眾中莫有為黃檗作主底麼？良久，云：先上座今夜平地喫交。

靈隱首座寮解夏。大事因緣出射洪，就中豐義更尤強，未形問答先明得，六用門頭盡放光。便恁麼去，聞禪與道，風過樹頭，說性說心，水澆頑石，眼橫鼻直，棒打不回，向他祖師門下遠之遠矣。者裏若有一箇半箇不受人瞞去，我當斬首以謝；脫或未然，天之高、地之厚、日月之昭回、四生之浩渺，三年一閏九日重陽，今年靈隱山中堂頭法兄社裏無禪無道，與人商量，一夏九十日中只有一味清

水白米，直得有情無情、渴飲飢飡，盡證法喜禪悅之樂，無端露柱不甘，面面相覷。較量大小法門，曹洞五位君臣・臨濟四種料揀，窮幽極微，至簡至要。秉拂，上堂。躡脚近前，低頭側耳，一一聽覽分明，不敢囊藏被葢，將為己有，向諸人面前從頭說破。良久，云：幾乎錯下注脚。
復舉僧問雲門：秋初夏末，前途忽有人問，如何祇對？門云：大眾退後著。僧云：過在什麼處？門云：還我九十日飯錢來。
師云：夫善機變，審來端，雲門有全生全煞之令。者僧大膽麤心，擬跳龍門，却遭點額，可惜許它雲門九十日飯坐在窠窟裏，翻成隨世流布。若到諸方，不得錯舉。

普說

華藏首座寮告香凉薄之跡，棲遲於此，得依堂頭遯菴和尚席下，將謂知照可以安閒，乃蒙道義推挽勤切，俾令版首又復許時。茲又承鳴鼓集眾，獎飾過分，令為兄弟提撕話頭，深愧不敏。所謂自疾不能救，何暇救他人？事到如此，有不能免，只得勉從嚴命，謾且領略。而況此間盡是諸方羅籠不住、呼喚不回底飽參碩德，在此韜光晦迹、藏器待時，可謂龍象蹴踏。若遇掛牌，並不煩見訪，恐有初機兄弟一箇半箇力志於道者，無惜相與切瑳。葢此段事，諸人見行作為，六根門頭放光動地，自是諸人不自覺知，返從他覓。所以道：分明不了却成迷，無限風光付與誰？若得家山田地穩，自然處處不思議。
又道：山僧十九上，經過太湖水。今年五十二，此水尚宛爾。清清兩岸流，金沙布其底。為物所轉人，通身便迷己。箇是前輩參禪，如實而證，如實而解，吐露出來，為光明幢，饒益一切，可謂萬世典型，千古榜樣。掬其旨歸，不出一心之妙用。妙用既的，如風行空，不留朕迹。初不言我能我解，馳騁於世，取笑識者。心尚不存，何法之有？某舊時曾見一菴主，其菴主曾見老琮和尚。琮參晦堂後，在昭覺圜悟會中作西堂，嘗自屈指云：達磨大師・晦堂先師至，老僧其包齒漢，指頭早屈不得也。葢圓悟齒包耳，悟嘗畏敬之。
嘗有法語送僧行脚云：老僧八十有二，十八上不娶妻，捨緣出家。十九受菩薩大戒，而後捧秩趍筵。至二十五，擔兜行脚，出一叢林，入一保社。亦嘗成都參二三尊宿，於它語下，殊未鈎深造入。後至黃龍晦堂老人處，詰風幡話，一言勘破，而老人大笑曰：子且先求箇入處，以為基址，然後起樓臺殿閣。四年之後，果於老人棒

下得入，方見十方無壁落，四面亦無門，始終一十七載，方得穩當。今八十有二，方且無疑。
今者慶上人忽來告別，且曰：人命無常，富貴如幻，我知之矣。殊不知其所從。今欲普游天下，究其根源，當以悟為則。至祝至祝。兄弟家曾如此履踐，曾如此做工夫麼？這箇是佗參禪底狀子。一本且不似今時人，一向高傲，濶行大步，禪將去，脚根下殊無著實。及至被人靠著，又却面青面黃，撞墻撞壁。葢緣打頭著脚手時，便自錯了也。
又有一等兄弟，似信不信，似做不做，不能一往直前，遂致千差萬別，逗到頭白齒黃，一無所成，誠可怜愍。更有一等兄弟，皮下無血，見人說青道黑，淨地上胡撒亂撒，採集向情識中，將為己有，增長我見，到處逢人，浩浩商量，張老如何說，李老如何說，下語又如何，頌乎又如何，只管理會別人底，自己依舊黑漫漫地，却不知理會底，盡是糞埽肥膩，生臥根株，轉見婆娑，如何得根株倒去，等是禿却頭，壞却服，何不一切[拚-厶+土]捨，晝三夜三，行住坐臥，以智慧刀，把生臥根株，東剉西斫，一下倒去，方為快活，無事人自然一舉萬里，豈燕雀之所能為。雖然如是，更須知有白雲道底，且道白雲道箇什麼，若遇掛牌時，却來為爾說破。
徑山西堂寮入室罷，眾請就座，普說乃云：百二十日夏，過了半月日，參禪學道人，緊急要著實。果能兩脚踏實，便是一生事畢。所以道：參須實參，悟須實悟。你若自憑智眼，觸淨有歸，佛祖病關，永拋游刃。蓋為你出言吐氣，亮處不孤，暗鋒自合，塵泥自異，貴眼難諧，道存目擊，早傷途轍。況復守株待兔，殺瓜栖簫，掩抑迅光，卒難緇辨。所以睦州見僧便道：見成公案，放你三十棒。或時見僧便道：擔板漢。且道他垂慈為人在什麼處？何不抖擻精神，著些眼腦，覷看是什麼道理？參禪漢若自無瞥地分，參來參去，參到彌勒佛下生，只贏得箇肚裏熱鬧。若真實以參學為要，但只向他古人一言一句、一機一境崖靠將去，自然恰恰相當，有箇奮發時節。
只如長慶和尚參箇驢事未了，馬事到來，向雪峰．玄沙會裏坐破幾箇蒲團。一日卷簾，眼豁開，不覺漏逗，便道：也大差，也大差，卷起簾來見天下。有人問我解何宗，拈起拂子劈口打。似此豈不驚羣動眾？且非小根小器之所能為。除是不鳴，鳴則九霄之間定矣。回視尋常室中，為兄弟舉箇話頭了，撐眉怒目，下喝下拍，做盡萬千伎倆，寧不面熱汗下，有愧它先賢？分明向道：潭又不見，龍又不現。子親到龍潭，直然領略得，早是拖泥帶水，那堪踏步向前，求覓解會，轉疎轉遠。有時又向道：魯祖見僧使面壁，向這裏插得

脚，入作得去，多少省力。看他得底人，自在乾淨處立，你自向泥坑裏輥，輥得通身泥水，却更說道說理，豈非大錯？
山僧昔曾涉獵，伶俜辛苦，備嘗此味，以故不惜父母所生口奉告兄弟，果於省力徑截處擔荷得去，便乃身心蕩蕩地無欲無依，自然形直影端，仰不愧天、俯不愧地，口無擇言、身無擇行，言滿天下無口過、行滿天下無怨惡，正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，方謂之學佛種族、曠達之士，出叢林、入保社，豈徒然哉？便可以廻天關、轉地軸，救必死、起膏肓，建此大法幢。然此大法炬何往而弗利？雖然如是，爭奈破菴未肯點頭在。且道利害在什麼處？良久，云：時暑，各自散去，莫妨我東行西行。便起。

法語

示誼禪人

學道人立處孤危，用處峭拔，何止掀天撥地，換斗移星，向生臥長夜，為光為明，為雨為露，饒益一切。傍觀看來，只眨得眼，除非知有，乃辨端倪。不見臨濟參黃檗，問佛法的的大意，三遭痛棒，眼裏耳裏眯哩痲囉，逗到大愚處，輕輕一撥，猛省起來，不覺道：噁！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。老大虫當下睡眼豁開，礪齒磨牙，掀騰鼓舞，生殺全提，大方獨步。觀其最初著脚覷捕，已自不羣，操履堅實，逢人便喝，擬山山崩，擬海海竭，臨老極頭，返被三聖倒與一喝，却只隨摟搜，道個誰知吾正法眼藏，向這瞎驢邊滅却。所謂唱愈高，和愈峻，其苦澀硬辣如此，要個性燥猛烈底擔荷。誼禪頃年在蜀，曾得聚首，相別既久，顧我於湖山之濵，求語為助道之要，謾書此段葛藤示之，決欲究明少室之道，不必問如之若何，但只抵死[拚-ム+去]生，窮他三回賜棒，看是什麼道理，驀地覷破，便知道黃檗佛法無多子，豈虗語哉？回視從前，憤憤悱悱，只贏得個咬牙切齒先上座一場，罪過不小。如其不然，大事為你不得，小事各自擔當。

與戢菴居士張御帶

道在平常日用中，一段光明，葢天葢地，情塵瞥起，便見千差萬別。是故趙州問南泉：如何是道？只對他道：平常心是道。已自當頭掇出，却更問：還假趣向也無？不免隨摟鎪向道：擬向即乖。又更腦板道箇：不擬爭知是道？轉見四稜踏地，事不獲已，不顧傍觀，盡情剖露，道箇：道不屬知，不屬不知。知是妄覺，不知是無

記。若達不疑之道，如太虛空，豈可強是非耶？者個便是十八上解作活計底一欵子招狀了也。
是故寒山子見徹平常心，便道：吾心似秋月，碧潭清皎潔。無物堪比倫，教我如何說？龐居士見徹平常心，便道：心如境亦如，無實亦無虛。有亦不管，無亦不拘。不是聖賢，了事凡夫。是謂一錯百錯，無乃錯之甚矣。
戢菴大居士動靜可觀，容止可法，雖居富樂而富樂無惑，存誠妙道，兢兢業業，念念無間，不肯自欺，直以大休大歇到不疑之地為期，登泰山還它有力大人也。蒙索鄙語，不覺許多葛藤，只欲發居士大笑一回子。且道笑箇什麼？三賢尚未明斯旨，十聖那能達此宗？

示辯禪人

行脚漢，出叢林，入保社，風塵艸動，鑒在機先，猶為不唧[口*留]，那堪依它作解？存知見，懼得失，如之若何？何止白雲萬里？是故先聖道：舉不[(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，即差互。豈非大張羅網，千人萬人中攏撈一箇半箇，以為種艸力量漢？眼卓朔地，法燭才點，當下便發，無你近傍處做它。曹溪門下客，却須如是履踐、如是操持，逗到崖崩石裂，猶是半提邊事。江西辯禪人，從遊既久，器識超卓，念念以克證為期，可謂本色道流也。袖軸求語，愚以退閒養疴，事不獲已，因為葛藤云。

示崑山虛堂[(厂@((既-无)-日+口))*頁]居士

教外別傳之旨，徧布羣機之中，而羣靈具此真心，威德自在，全體作為，光明炟赫，晝夜無間，而不覺知，自作障蔽，颺在腦後，却向他方問佛問祖，覓禪覓道，是故名為可憐憫者。不見古德道：汝但無心於事，無事於心，自然虛而靈，空而妙。若毫端許言之，本末皆為自欺。
先聖垂慈愍物，當頭揭示，只欠箇性燥勇猛，離心意識，出凡聖路，全機領略，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，仰不愧天，俯不愧地，蕩蕩無拘，熱則乘凉，寒則向火，至於飢飡渴飲，復有何事？不見龐居士道：日用事無別，惟吾自偶諧，頭頭非取捨，處處勿張乖。朱紫誰為號？丘山絕點埃，神通并妙用，運水及般柴。
雖則盡力描畫出來，未免喚鐘作甕。虛堂居士天姿洒落，存誠妙道，徧謁當世宗師，間以法義數相往來，袖軸炷香云：者回被肯堂

老詰云：你開口便是業識。某更無開口處，却自嘆息：許多時用意參禪，枉了心力。
愚乃合掌告之曰：慚愧！慚愧！見義不為，見成槌揳，因行掉臂，也借一槌。直饒未開口，也是業識了也，如何道得恰好去？速道！速道！

示寫法華經求僧行者

止止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。諸增上慢者，聞必不敬信，已是成痕成迹，那堪將青黃碧綠彩畫虛空，添得一場熱鬧，向曹溪門下，天地懸殊。要得相當，只向止止不須說，我法妙難思處，冷地裏捋下面皮，自笑一回。子是真勇猛，是真精進，是名真法供養，方知道寫經求僧也不是，不寫經不求僧也不是，問人討法語也不是，不問人討法語也不是。畢竟如何？此是選佛場，心空及第歸。子宜往矣，無滯於此，會有聞絃賞音者。

栢堂劉居士持大慧禪師與成節使法語，復藏寶光塔求跋。

大慧老人心手無礙，沛然之作，流無窮矣。展轉自成而至栢堂，既能寶之，奉寶光塔廟，所謂照世燈、精進幢，誠有在焉。

達磨(已下讚偈)

梁皇殿前，不能把定。少林山下，風波愈盛。若解謹初護末，不到圖形畫影。

六祖

颺下採樵斧，直入堆坊舂。一脚踏到底，黃梅信息通。

臨濟

揎拳捋肘，只有一箇電卷星飛，擡頭蹉過。

布袋

散誕不拘儀軌，街頭走到街尾。逢人大笑呵呵，那個知渠肚裏。

定光

天涯海角俱行徧，鬼面神頭只自謾。却憶當年舊風月，杖頭挑出與人看。

戢菴居士請贊濟顛

瞎堂之子，附馬之後。出處行藏，一向漏逗。是聖是凡莫測，掣顛掣狂希有。一拳拳碎虛空，驚得須彌倒走。

周正字請贊　亡母宜人王氏真

畫得十分，依前不是。端坐北堂，琅琅仁義。文殊罔明把手行，入定出定恣游戲。

戢菴居士持壽像求讚

似僧有髮，似俗無塵。淡默自處，惟德與鄰。曾向鳳池親　聖訓，更來鹿苑奪芳春。

性長老寫師真請贊

頑無所知，說無照對。弄假像真，遭人笑恠。花擘臨濟黃檗，佛法未夢見。在在在在，是處清風動天籟。

本禪人請贊

學道不根，參禪莽鹵。似恁趣向乖踈，如何傳燈繼祖。本禪畫出人前，轉見和泥合土。就中更有些子誵訛，焦尾大虫元來是虎。

禪人請讚

錯錯錯，徒名邈。畫得十成，欠蹄少角，一任天下人貶剝。

寄蔣山如一翁

悠悠世路絕躋攀，臥看白雲空往還。惟有同參一句子，肯將容易混塵寰。

寄王承務

經年相別無他囑，莫只波波意裏求。病去藥除消息盡，紅塵堆裏等閒游。

送虎丘首座住菴

劒池拾得豐城劒，凜凜寒光射斗牛，為報不平平底事，艸菴蓬戶也風流。

示禪人寫華嚴經

毗盧大經卷，塵識久埋藏。上人筆端力，掇出放毫光。笑他自城游歷，自倒自起自忙。江天月曉，夢破斜陽。一印印定，無法商量。

示楞嚴座主

見猶離見非真見，還盡八還無可還。木落霜天山骨露，不知誰識老瞿曇。

示南華行者

黃梅會裏七千指，虎驟龍馳空點胸。碓踏老盧愚且拙，坤維占斷最高峰。

自詒

宴坐白雲裏，經行碧嶂中。遊人窮不到，幽鳥自忽忽。

真上人秉炬

真不立，妄本空，有無俱遣不空空。直饒空盡無一物，正好投身烈焰中。

初上人撒骨

颺下娘生袴，投身大火聚。火聚裏翻身，失却最初步。正恁麼時如何？鴈影落寒潭，孤舟橫野渡。

然藏主撒骨

小乘錢貫，大乘井索，權實半滿，已被然藏主一時穿鑿。如今煙滅灰飛，尚有者些零落。雖零落，佛祖位中難容，且向太湖安著。

穎菴主撒骨

掉却錢塘佳致，湖山占得清幽。泥牛鬪入海，便乃賦歸休。皮膚脫落，短棹孤舟。不著此岸，不著彼岸，不滯中流。有時乘好月，特地過滄洲。

No. 1381-B 行狀

師諱祖先，蜀廣安新明王氏子。幼警悟，父母繼喪，從羅漢院僧德祥出家。時已知教外之意，聞緣老宿者住昭覺，有道行，往歸之。一見相投，令奉圓悟菴香火。
一日，從方丈前過，緣問：菴頭有人麼？
師云：無人。
語未竟，緣劈胷與一拳，云：你聾！師忽有省，從而奮勵。
緣化去，遂出峽，依澧州德山涓禪師，識其為法器，與落髮受具，令徧參諸方。首謁溈山行和尚，常請益狗子無佛性話，行云：非有無之無如何？
師云：即今亦不少。
行云又道：不會。
久之，捨去。至平江萬壽旦過，值天大雪，夜坐，乃自念言：行脚十年矣，此回若不徹去，又是虛生浪死。正悶悶間，不覺鐘動，趁後架，舉頭見照堂二字，疑情頓釋。
繼見虎丘瞎堂遠・淨慈月堂昌，後見水菴一於雙林。嘗入室，一問：師子尊者被罽賓國王斬却頭故是，你道西天胡子為什麼無鬚？
師云：非雙林不舉此話。
一云：今日撞著箇作家。
師云：心不負人，面無慚色。一遂拓開。
師云：勘破了也。
水菴退，雙林遂往見密菴於烏巨，眾纔滿百，然皆一時龍象。命師為典客，常隨眾入室。密菴為傍僧舉：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。師聞，豁然大悟，從此機語相契。一日，密菴遇師於眾寮前，謂師曰：不得問訊，不得叉手，總不得作伎倆，你試露個消息看。
師應聲云：方丈裏有客。密菴呵呵大笑。

密遷蔣山，師亦侍行，首尾凡五載。辭歸蜀，密菴以頌送之云：
萬里南來川藠苴，奔流度刃扣玄關。
頂門[翟*欠]瞎金剛眼，去住還同珠走盤。
其許與之重如此。
師既歸蜀，初住果之清居・梓之望川，未幾復振錫而南至夔門。時尚書楊公輔素聞師名，以臥龍招之，留三年。出峽至常州，華藏邂菴演始延師分座立僧，眾皆傾服。至於金山退菴奇・靈隱笑菴悟・徑山蒙菴聰，師至必延居第一座，眾輒倍常。歷住常州薦福・真州靈岩・平江秀峰，後居張循王所捨宅廣壽慧雲禪寺，為開山住持。三年辭去，眾爭留之，師云：箭既離弦，豈有返意？眾不能強。師平生去就多若此。
又住平江穹窿，學者爭為出力，持鉢以自贍。雖藜羹糝飯，而談道終日，有古風焉。會楊和王府以鳳山資福延師，師以年高無往意，而學者強之。居無何，即辭上徑山。時淨慈闕主者，　朝旨下諸山，舉有道者三人，師嘗預焉。相繼鎮江侍郎傅公以甘露起師，師不樂就，葢知時節將至也。師苦脾疾，忽一日付囑後事，親作遺書，別常所厚善者。至晚，書四句偈云：
末後一句，已成忉怛。
寫出人前，千錯萬錯。
書訖，端坐而化。
實嘉定四年六月九日也。後三日荼毗。先是，師遺囑欲弃骨山下，主人石橋禪師為建塔於凌霄峰別峰塔之右。壽七十六，臘四十九。今略記錄，親聞於師之出處大槩，當求名世大手大書碑銘，以傳無窮云。嘉定五年五月日住鎮江府昭慶禪寺嗣法宗性編次。

No. 1381-C 後跋

天下衲僧盡道破菴師伯擊碎破砂盆，所以五處全提佛祖命脉，開鑿人天眼目，正是謗他。殊不知此老未出關時，不開口，不動舌，已是布縵天網，打鳳羅龍，炟爍光明，照耀千古，豈待道巖為蛇畫足，倒捋虎鬚？其徒持此錄來，因獲諦觀，敬書于後。具頂門眼者，必不於言句中尋討。嘉定壬申元日，住平江福臻法姪道巖跋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